

新观察

摘下或升级?“小蜜蜂”之争的背后

□本报记者 袁媛

近日,部分地区和学校倡导教师上课不使用“小蜜蜂”扩音器,尽量使用嗓子授课,引发社会热议。“小蜜蜂”该禁还是该用?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教育工作者,尝试从一线视角重新解读这个话题。

扩音器或是教学“刚需”

某种程度上来说,教师依靠语言工作,如上课、辅导、谈心、管理都需要老师开口发声。有时在人多嘈杂的课堂,为了进行正常教学、维护秩序,教师不得不提高分贝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听见,“小蜜蜂”也就似乎成了“刚需”。

“在我们学校,老师面对的学生多,课时也多,如果声音小,后排的学生就很难听清楚。”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毕昇小学校长毕朝晖告诉记者,学校里几乎每个老师都会使用“小蜜蜂”,只要控制好音量,课堂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他也坦言,因为中气足,声音条件比较好,自己平时上课

基本不用“小蜜蜂”,但是对于大部分老师来说,借助扩音器提高音量是完全合理的。”

对于“小蜜蜂”的使用,也有教师分场景、时机进行选择。江苏省丹阳市马相伯高级中学教师张远从事英语教学多年,他介绍,比如下午的第一节课、学生处于困倦状态时,可以在课堂前10分钟用“小蜜蜂”快速恢复课堂秩序,之后再取下。有时教学内容重要而嗓子不适时,他为了保证学生的听课效果也会用到“小蜜蜂”。

然而,作为扩音神器的“小蜜蜂”同样存在副作用。日常使用时,张远就遇到了不少问题:“有学生跟我反馈说,感觉用‘小蜜蜂’传出来的声音有点闷,戴着它走动时容易产生电流声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伤耳伤神的现实之忧

事实上,对于“小蜜蜂”弊端的讨论并非最近才兴起。在中国知网搜

索关键词“教师 扩音器”可以发现,早在2012年《小学科学(教师论坛)》就曾刊发过《运用扩音器讲课的利与弊》一文,作者在其中表达了对扩音器影响学生听课情绪和听力健康的担忧。

为此,记者专程来到北京某三甲医院耳鼻喉科咨询。医生表示在她目前的临床经验中尚未遇到学生因教师使用“小蜜蜂”造成听力损伤的病例,长期处于高分贝的噪声环境中确实会产生刺激、损伤听力,关键在于声音大小和持续时间。在教学场景中则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关于这个问题,江苏省滨海县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员汪志华在与一线教师的交流中时常聊起。“在我所在区域的学校,基本上超过半数的教师会使用‘小蜜蜂’这类小型扩音器。有不少老师发现使用时会出现啸叫、音波不稳定等问题。”他说,交流之后老师也都纷纷表示会更加注意调节合适音量、避免衣物摩擦等。

除了担心可能造成听力损伤,声音失真影响教学效果也是部分学校提倡尽量不使用“小蜜蜂”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东省中山市民众街道浪网小学教师谢锦霞告诉记者,自1998年从教以来,她从未在教学中使用过“小蜜蜂”,总感觉用了扩音器设备传出来的不是自己的原声,容易和学生产生隔阂。“但是我并不反对其他老师使用‘小蜜蜂’,还是要看个人情况和需求。”谢锦霞说。

寻找第三种可能

为了保证上课效果使用“小蜜蜂”、使用“小蜜蜂”却有可能影响教学效果——面对这个看似进退两难的“悖论”,不少学校和教师正在尝试探索“第三种可能”。

“大家有没有好用的扩音器推荐,要不会让声音失真的那种……”在社交媒体平台,常常有教师发布这

样的求助帖。前不久,张远也更新了扩音设备,“我购入了一个‘小话筒’麦克风,不仅音质更好,还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学生对这个“像唱歌一样”的麦克风感到好奇,张远就邀请他们拿着话筒上台发言,或是讲解题目,或是分享观点,“学生的参与度很高,都讲得津津有味”。

如今,智能均衡扩音设备、无线麦克风教学扩音系统等分布式扩音设备正逐渐走进校园教室,探索保障教学效果与保护师生听力之间的平衡。

除了升级硬件设备,肉嗓也须有保养之道。“我们老师平时用嗓需求大,在日常的保养之外也要学习专业的发声技巧和办法。”最近,谢锦霞在构思一次教师培训,计划邀请音乐教师为其他学科老师讲解正确的发声方式,减轻用嗓负担。

“‘小蜜蜂’之争实际上是教师工作负荷、班级规模、师生健康等多重因素的交织。比起‘要不要用’,或许‘用什么’‘怎么用’更值得我们讨论。”汪志华说。

地方传真

让静态美术“生·动”起来

□通讯员 肖嵘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让作品‘生·动’起来”艺术展演启幕。在这场全省首个实现美术创作与舞台表演深度融合的美育盛会上,全区所有中小学美术教师与学生代表联袂呈现了32个精品节目,让美育之花绽放在校园内外,绽放在每个孩子心间。

剪纸艺术在舞台上流转万彩、青花瓷器随舞姿焕发新生、非遗文化与少年创意激情碰撞……展演现场,静态的美术作品通过舞蹈、走秀、情景剧等艺术形式“活”起来。

红谷滩区沂江路小学的《锦绣山河入画来》从剪纸特色课程延伸,用一把剪刀裁遍岭南木棉、塞北雪原、江南水乡等各地风物;红谷滩区第二小学的《墨韵青花》将青花主题舞蹈与现场书法完美融合,让传统书画艺术在舞台上绽放魅力;红谷滩区博雅学校的《贺新岁》以舞龙形式立体呈现,展现新时代少年对龙腾精神的传承与理解,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美育新场景。

据悉,本次展演所有参演节目均源自学校的特色美术课程,实现了“课堂教学—作品创作—舞台展演”的完整闭环,让美育从课堂延伸至舞台。同时,学生家长也深度参与作品创作、道具制作、服装设计等环节。在腾龙学校的《传统文化·服饰》竹竿舞节目筹备过程中,家长与孩子共同绣制舞服,在亲子互动中传承传统工艺、感受美育熏陶。

“传统美术教育往往局限于课堂创作和静态展览,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艺术表现力和文化认同感。”红谷滩区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展演通过“美术+舞台”的创新形式,让学生在创作中感受美、在表演中传递美、在互动中分享美,实现了“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目标。

在诗意中唤醒童心

□本报记者 万景达

春分前夕,广东省松山湖畔,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的学生手持诗歌打卡闯关纸,穿梭在“拾光”“采光”“时光”三条路线之间,学校第四届诗歌节如约而至。

这条诗教之路始于2020年。“我们最初的设想很简单,就是让孩子多读诗、多写诗,感受母语之美。”校长王强回忆道。不同于只教技巧的常规课堂,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的诗歌教育从守护学生提问的勇气出发。

开幕式上,阅读推广人周星带来一堂《世界,我有一些问题》的诗歌课。从屈原的《天问》到聂鲁达的《疑问集》再到学生稚嫩的原创,课堂教学在古今对话中缓缓进行。

“为什么母鸡会下白蛋,而白母鸡却不能下黑蛋”“食物是心甘情愿被我们吃掉的吗”……整面黑板渐渐被学生的“问号”填满。

这一理念早已融入学校的日常教学:童诗课上,教师常说的不是“这样写不对”,而是“你为什么这样想”。

学校教师林雪雪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学生写下了“太阳是个懒虫,冬天总是赖床”的句子。学生说,因为冬天太阳出来得晚。“那一刻我意识到他是用诗的方式在理解世界,而我要做的就是保护这种理解。”林雪雪说。

如何让诗歌离孩子更近一些?学校的思路是让诗意变得可触摸、可游戏、可体验。诗歌节上,校园变身诗意迷宫。“拼贴诗坊”中,一年级学生趴在桌前翻找词条,你拼一句,我接一句,拼出意想不到的惊喜;“以石会诗”里,石头成了诗的载体,“诗歌不是‘教’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教师宁俊玲说,“游戏就是最好的方式,诗意就在这种快乐中自然生长。”

“让每一颗童心都被看见”是松山湖中心小学贯彻始终的宗旨,这份“看见”也被落实到了每一个细节中。学生的诗被印在气球上、门票上,诗歌艺术品扩展到上千件。“孩子拿着印有自己作品的扇子,晚上睡觉都要放在枕头边。”一位家长在活动后给教师发来信息,“她说这是自己人生中最骄傲的一天。不是因为诗写得好,而是因为终于有人看到了自己心里想的东西。”

“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上接1版)

从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到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研讨,高铭喧始终是立法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他曾主持起草刑法总则修改建议稿,推动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三大原则写入法典,为中国刑法的现代化注入灵魂;在死刑问题上,他坚守“少杀、慎杀、严禁错杀”的立场,呼吁严格死刑适用标准,以法治力量守护生命权。他的建言温和而坚定,深刻影响着中国刑事法治向着更文明、更谦抑的方向前行。

高铭喧深知,法治的进步不仅需要良法更需要善治。他多次参与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研讨咨询工作,担任中国法学会、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国际刑法学协会要职多年,将中国法治声音带上世界舞台。2015年,他获得了素有“刑法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奖”,成为获此殊荣的亚洲第一人。

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田文昌1995年从中国政法大学辞职从事专职律师,特别邀请高铭喧担任律所的专家顾问。田文昌说:“高老师特别关心刑事法治的司法实践问题,经常提醒我作为学者出身的专职律师更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做到为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除了关心国内的刑事法治发展,高铭喧还对“如何让中国刑法走向世界”这一课题始终孜孜不倦。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说:“刑法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或者中国刑法走向世界,并不像今天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条坦途,是有很多坎坷和波折的。高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也一直秉持甘于奉献、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

高铭喧也是京剧票友。年幼时,他曾在父亲指点下学唱京剧名家片段,并将其作为业余爱好坚持了一生。《洪羊洞》里杨六郎唱的那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高铭喧唱得极好,也做得极好……

站上讲台就要用生命歌唱

(上接1版)

夜游结束,于漪早早准备好车资给三轮车夫,并特地多给了其中一辆,因为这位车夫拉了两个人。“他们都不容易。”于漪经常这样说,她买东西从不砍价,甚至坚持要多给摊主一些。

有一次,于漪所在的小区有清洁工将被物业公司辞退,她专门给业委会主任写了一封长信,最后清洁工被留下了。

“作为教师,她爱学生;作为一个人,她爱一切可爱之人。我们没有她那种深入骨髓的善。”孙宗良说。

于漪对学生的爱,体现在最细微处。一次,班里一个孩子发高烧,对她说:“于老师,我真的吃不下饭,我真想吃一个面包。”那时候吃面包是奢侈品,需要粮票。于漪自己没吃饭,用身上仅有的粮票给孩子买了一个面包。几十年过去,长大的孩子专门从北京赶到上海看望她,说:“于老师你自己不吃饭,拿粮票给我买了一个面包,我一辈子记得。”

1984年,于漪所在的上海市杨浦中学改制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次年她担任校长。从此,“顶大的事情就是培养青年教师”。当校长时是这样,退休后于漪更关心年轻教师。当时,全国各地的年轻教师纷纷向她写信甚至来访。只要有时间,于漪都会回信、接待。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姚琪学校教师王伟一直记得自己初次给于漪写信就收到回信的惊喜。最让他感动的是,他和同学来到于漪家里,知道他们专程从外地赶来,于漪一定要给他们报销车费,“于老师带给我‘相信’的力量,相信不泯的初心、相信理想的力量,一次相见,铭记一生。”

“我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国家人才辈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于漪的声音已从讲台上消失,身影已经成为历史影像,这句话依然振聋发聩,警醒着每一个站上讲台的教师——站上讲台,就要用生命来歌唱。

图片新闻

四川通江:描红英烈碑 传承红色基因

2026年3月26日,清明节前夕,在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第二代守陵人王建刚带领通江李先念红军小学少先队员,为无名烈士墓碑描红。孩子们一笔一画、庄重肃穆,以实际行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程聪/摄)



师者

行走在乡村教学“田野”上

——记江苏省镇江市大路实验学校教师潘祥浪

□通讯员 唐守伦

这学期伊始,江苏省镇江市大路实验学校教师潘祥浪马不停蹄地组织教师到伯先中学、镇江经开区大港中学参加集团校学科中心的教研活动。

这样繁忙而有序的日常工作,潘祥浪已经坚持了24年。他在乡村教学的“田野”上始终深耕细作,争做教育家精神的身体力行者。

一个都不能少

大学时,陶行知、斯霞等教育大家潜心育人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了潘祥浪。到大路实验学校工作后,在马相伯、吕凤子、于漪等镇江籍教育家治学事迹的影响下,他树立起以教育家为榜样,用大爱点亮孩子的目标。

身处乡村教育一线,潘祥浪深知班上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居多的情况。家长大多对孩子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甚至还存在辍学现象。但他从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反复登门做家长的思想工作,确保前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开学第一天,潘祥浪发现学生薛梅没有报到。他知道,薛梅家里孩子多、经济条件差,加之成绩不好,家长早有让她辍学的想法。潘祥浪忙赶到薛梅家中耐心劝导家长,孩子有接受教育的义务和权利,家里有困难可以申请补助。他还承诺帮孩子辅导功课。多次沟通后,家长终于打消了顾虑。

薛梅在八年级期末的物理成绩只有46分,基础相对薄弱。每天放学后,潘祥浪抓紧时间为她进行义务辅导,并量身定制

了一套辅导方案。从46分到72分再到88分,在他的帮助下,薛梅一点一点地进步,不断刷新自己的物理得分。成绩的显著提高让她信心大增,也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最终,薛梅实现了上高中的梦想。

多年来,潘祥浪以耐心为舟、以爱心为帆,悉心教育、引导学生,已有10多名所谓的“学困生”“问题生”逐渐转变思想观念,重新燃起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

练就上课硬功夫

20多年来,潘祥浪一直承担两到三个班物理学科的教学任务。虽然忙碌,但他在精进专业水平上毫不含糊,坚持听专家讲座、观摩名师示范课,将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落实到教学实践中。

针对部分基础薄弱的孩子,潘祥浪放慢课堂节奏,拓展教学形式,用深入浅出、化难为易的语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教学“运动的相对性”时,他将音乐引入课堂,让学生从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中感受运动的相对性。当抽象的概念变成看得见听得着的东西,学生对内容的理解便也豁然开朗。

“争做教育家精神的身体力行者要且行且思、且悟且进。”潘祥浪时常这样鞭策自己。教学之余,他坚持阅读理论专著、关注教育前沿动态、积极开展课题研究,撰写了多篇高水平教学论文。

担任学校教科室主任时,潘祥浪不仅勤于钻研,还动员教师积极参加课题研究。在这期间,学校教研氛围浓厚,教

师教研水平快速提升,近10个课题顺利结题。

探索乡村孩子成长路

“作为乡村学校,更要凸显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担任分管学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后,潘祥浪鼓励学生学习身边榜样勇于追梦、勇于实践的精神,引导学生从小热爱劳动、热爱家乡、热爱新农村。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潘祥浪带领孩子走上了镇江经开区大路镇东岳村的大舞台。大灶炊烟起,田园稻花香;碧水浮鸭趣,浅塘鱼虾欢……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诠释着“五彩东岳,乡愁印象”的内涵,也在学生心间悄然播下热爱劳动、热爱家乡的种子。

回到学校,潘祥浪决定将课堂搬到广阔的校园,开设了劳动实践课程。学生深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清除杂草,在种植园种植瓜果蔬菜,彼此分享丰收的喜悦。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赵亚夫培育的“小桶稻”也被他引入校园。看着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长成沉甸甸的稻穗,学生李雨泽说:“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也懂得了劳动能创造价值,平凡的付出也能开出最美的花。”

“镇江市十佳教师”“镇江市中青年骨干教师”“镇江市乡村优秀科技人才”……24年春风化雨、潜心育人,潘祥浪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但最能给他带来成就感的却并非这些。“看着一个个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成就梦想,又回到新农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潘祥浪说。